

布老虎



中篇小说

2002

夏之卷



陈应松 | 到天边收割

赵凝 | 缠绵随风

衣向东 | 父亲的墓碑

魏微 | 夏日一九八六

万芳 | 纷纷落地

春风文艺出版社

BULAOHU ZHONGPIANXIAOSHUO

布老虎 中篇小说



2002

夏

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老虎中篇小说. 夏之卷/陈应松等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5

ISBN 7-5313-2316-8

I. 布… II. 陈…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011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9\frac{1}{8}$ 插页: 2

印数: 1—10 000 册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朱洪海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16-8/I·2124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布老虎中篇小说》2002 (夏之卷)

陈应松	到天边收割 / 1
赵凝	缠绵随风 / 65
衣向东	父亲的墓碑 / 91
魏微	夏日 1986 (续) / 145
万芳	纷纷落地 / 219

到天边收割

陈应松

这年春上的天气骚怪，到了五月，山上的冰还没有融化的意思，麦子甬说成熟了，就是从冰原里露出几棵绿色的脑袋来也是难事。这一天，就听说一个从陕西来的采药人在山上放言，说他在望粮山上看到了天边有一片麦子。情况本来就让人十分紧张，这人又说出让人如此惧怕的话来，于是金贵的爹余大滚子顾不得年老体衰，挺身而出，率领十来个村人上得山去，捉住陕西来的采药人痛打了一顿，打断了他几根肋骨，赶出了望粮峡谷。余大滚子用他的鹰爪手指着西南方向，对十多个刚刚施过暴的乡亲说：“你们看好了，哪儿有什么鸡巴麦子？没有，是不是没有呀？”他启发他们说。那些人分明听见余大滚子的声音都变了，一双被冬日的火塘熏得如鸡屁眼的眼睛压根儿就没敢往自己手指的天边看。大家就只好顺驴下坡说：“没有没有，确实没有。”

这事是不能说的。苟家老五在很早前说他望见了那片麦子，后来就失踪了，那一年，雷劈死了村里的两牛两人；王家屋场的一个二丫，割猪草上山也说看见了那片麦子，焦黄焦黄的，还香气扑鼻呢，三天后人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她，不知道被什么野物奸了（有说是大青猴），端坐在那儿，眼睛闪闪发光，下身流血，可惜已经死了。那一年，下黑雪，黑豆大一颗一颗的冰子儿，把庄稼全糟蹋了；七十年代一个叫黄春的看见那片麦子后，拿着镰刀就出发了，几年以后回来，已是疯疯癫癫，挥舞着镰刀到处割人的头，后被乱棍打死。那一年最惨。泥石流一夜之间埋了七八户人家。今年若有人说看见了那片麦子，我的天，还不知会出什么怪事儿呢！

五月还不化冰，已经够邪乎了，陕西人被打跑后没几天，

就是小满。这天晚上，一个惊天炸雷，天河就决口了，且是温暖的、滚烫发热的雨水，把山上的冰盔全部冲得七零八落，大块大块的冰锥儿从山顶上冲下来，推倒了房屋，砸死了牲畜，把凡是生长着的东西都踩碾了一遍，就连粗壮的柿子树也被一棵棵刮了皮。事情就这么来了。

村里的人从冰块里爬出来，看着这个可怕的世界，就知道今年的日子又难了。陕西人说的那番话，不过是想讽刺他们一顿。麦子是“六月黄”和“泥麦”，很适合当地严重不足的光照和高寒，可是老天爷发了怒，再怎样的品种也没用。

那个早晨金贵就被一群人呼唤着上山去砍树，因为公路不通了，林区的护林巡视员不能赶来。要抢在他们到来之前下手。一群灾后的村民睁着血红的眼睛，挥着斧头，向羊岩尖进发，那儿有几百亩原始芝麻栎林，棵棵是百年老树。金贵的姐夫王起山总是这种事情的头领，他过去在伐木队呆过。后来他染上了赌瘾，不靠盗伐国家的树木几乎无法支撑他时常瘪下去的口袋。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在村里却是一呼百应的英雄。王起山一张皱巴巴的筲箕脸，说话嘶声哑气，可他站在村头振臂一呼的时候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是亢奋的，连指甲壳都亢奋得一跳一跳。他对护林员们的行踪几乎有天生的灵眼，知道他们何时不在，似乎根本不需要去盯梢和观察，有时候蹲在茅厕里，一捋裤子就跑到了村头的大石头上大喊开了：“同志们，上呀，今日没人！”跟着他进山的老乡基本没有空手而归的，总能背上一两根砍好的门方下来，有时七根八根。但也有失误的时候，被赶得鸡飞狗跳的时候，那就要跳岩断脖子断膀了，也可能会罚个一百两百，或者关到乡派出所唐所长那里。但是成与不成，王起山都是村里的红人，大家夸他不吃独食，有了机会大家分享。如果他要谁赌，没有谁敢不跟他赌的，剥不下他的面子，他是大家的财神嘛。

金贵跟在他的姐夫后头。他是被他爹余大滚子一脚踢下床

来的，他爹说：“你这个混蛋，懒鬼，看老子不一斧头剁了你。”立马就有一把早已磨得闪闪发光的斧头粗暴地丢到了他面前，他睁开眼还没分清东南西北，就被推拥进了泥泞中的盗伐队伍。

寂静的刚遭受过凌洪蹂躏的山林还没喘过气来，迎头又被一顿斧头砍杀。木屑一块一块地在飞溅，树木一根一根地在呜咽。站立不住的、面相光鲜的“壮汉子们”一个个倒了，剩下的是些老弱病残的无用的灌木和虫眼树。山外的木材商人可以说是如蝇逐臭，也可以说是里应外合，金贵他们砍伐的树木，立马就被解成门方，一根根以现金交易，悄悄地背过荒无人迹的大山，到了四川那边，然后顺水路一溜影无踪。

这天金贵只砍了二十块钱。第二天，看着天晴了，挂在墙上的一排腊肉都生出了几寸长的绿霉，他就背上了几刀腊肉，想去县城一趟，把它们卖掉。金贵步行出峡谷，再翻过一个山冈，到公路上搭了个班车，赶到县城想赶快卖掉这几刀腊肉。

从地狱般被摧残的望粮峡谷到了县城，城里百无禁忌，欢乐祥和，街上一尘不染，人们行色匆匆。金贵赶紧脱掉他的棉袄，因为县城早已开始穿T恤和裙子了。如何有这么大的差距？他来不及细想，刚在菜市场门口的一个斜坡上放下背篓，就有一个戴大盖帽的递给他一张条子，说：“收两块钱。”“这是什么钱？”“工商管理费。”金贵本能地往口袋里掏，也许他根本没听清楚这是啥费，他就是这么个温顺的、甚至有点羞怯的山里娃子。还没掏出钱来（钱总是藏得很深很深），又甩过来一个人的另一张条子。“什么钱？”“城管费。”后面跟着卫生费一元、治安费一元、税费一元、检疫费一元。

“我的天，我不卖了。”

金贵只掏了一个两块，他不想再掏了，他背起背篓来就走。他昨天累死累活换回的二十元钱还被爹缴去了十元，他的口袋里估计也就是三五块钱了。多乎哉？不多也。他想起了在初

中念过的一篇课文中的一句话。他沮丧地、赌气地、怒气冲冲地往街上走，冲出了收费的包围圈。一个穿着灰不灰蓝不蓝的制服的人跟着他，是一个收城管费的。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老子要你滚蛋，滚回你的村里去，你他妈的个老x！”

那个人怒发冲冠，果然帽子掉了，要过来打人的样子，手上还是那张撕掉了却没有换成钱的什么票。金贵撒开腿来就跑，同时抱着臃肿的棉衣。

“多乎哉不多也，多乎哉不多也！”这样金贵念着跑着，一直跑到城郊，转过头，才发觉早已甩掉了那个骂人的家伙。

哪是甩别人，是被别人赶了出来。金贵就很伤心了。他休息了片刻，把棉袄拾掇好了，就在城郊稀稀落落的小餐馆和小卖部挨户叫卖他的腊肉。

没有谁要，人们说新鲜的都吃不完，五黄六月了哪个还吃腊肉。吃多了生痰，有人说是生癌。不一而足。见天色已晚，金贵只好又拦了一辆个体户的破客车，赶回家去。

一上了车他就突然一改他的羞怯，变得涎皮赖脸了。司机要他买票，他从背篓里抠出了一刀沉甸甸的腊肉，丢到司机的脚前，差一点让司机刹不了车还吓了人家一跳。他下了狠心，不管怎么非得弄一刀腊肉出去。

“我抵车票，再找我十块钱好不好？”

“你坐我的车，我还倒找你十块钱？”司机的一双眼睛就鼓起了，像两颗慢慢从鸡屁眼挤出来的鸡蛋。

“我只到油桐拐。”

“下去下去。”司机气急败坏，狠狠地踢了腊肉一脚。

“那你说腊肉多少钱一斤？”金贵不下，“你说啦，五块钱一斤有没？”

“你这是什么肉？”那司机问。

“麂子肉。”

“鸡巴!这么大的麂子?天下第一大!被你打着了。下去下去下去,老子不带你。”

金贵提着那刀沾了些机油味的腊肉一个人在路上走,他发誓他今天一定要掀一刀肉出去。他又拦了一辆车,是个年轻司机。他又说了相同的话,这次只要人家找八块钱。那个司机说:“这是不是腊肉,我很喜欢吃腊肉的,你这都生蛆了。”金贵说:“生蛆也是盐蛆。”他于是给司机算账,大约只有三块钱一斤。两个乘客都说他是吃横的,问他是哪儿来的。 he说是望粮峡谷的。司机忽然说:“你认不认识那儿的余大滚子?”金贵说:“余大滚子是我爹。”

“哈!”那个司机像看见了明星一样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差点甩了方向盘。“是你爹!你爹在县城可有名了。”

金贵感到莫名其妙,一个足不出户的山里老头子何以在县城出了名,搞没搞错?

那司机就说出了原委:“打老婆呗,把老婆打跑呗,让老婆高高兴兴地被别人拐卖呗。你爹打老婆听说很有技法,叫一抓二揪三拧——头发一抓,满头一揪,头就拧过来了,叭叭!”司机腾过一只手拍了拍大腿:“头就搁在这上面来了,把女人头发一抓,人就软了,就像蛇的七寸。这都是望粮峡余大滚子发明的,如今县城打老婆都是这个打法,叫‘驴打滚’,就是用你爹的名字滚出来的,不晓得打跑了多少女人,跑到广州卖x去了,你爹的……”

“放屁!完全是瞎放屁!”金贵涨红了脸,大叫说。可是车拐了个弯,差点把他给颠摔倒了,他抓住了后靠背,看到的却是满车的景仰的目光。嘿,名人的八面玲珑儿子!

他摸黑回到村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村里和家里发生了大事。

话还得从这天上午说起。这天上午他的姐夫王起山又在村

头高呼，邀了几个惯盗的狐朋狗友，继续上山砍树。这一天因为与护林队打上了游击，收获不大，其中有一个叫康保的二流子拿着斧头手痒，见了一条扁头的竹叶青，那蛇也怪，头白身青，那蛇也没沾惹谁，拖着个大肚子在石头上晒太阳，康保就走过去一斧头将其剁了脑袋。脑袋是纯白的，还透明，里面筋骨毕现，康保就觉好奇，众人也觉甚奇，康保就将那脑袋放到手里，准备细细把玩。哪知那死脑袋此时却张大了嘴，一口咬住了康保的指头，看着看着康保的手就肿了，接着脸肿了，头肿了，身子肿了，脚也肿了。常言说：男怕穿靴(脚肿)，女怕戴帽(头肿)，虽然大家赶紧给他找了些大金刀、小金刀来嚼了敷上，全身肿，敷不胜数。康保那时躺在望粮山顶上，自知死期已到，说：“再过一把瘾吧。”

他说的是赌博。

金贵的姐夫王起山排开了众人，他要单独跟康保赌一把了。他看着肿得像个水桶的康保，康保过去是小个子，手指像一些青桐的枝子，光溜是光溜，可细得过了头。他砍树不是王起山的对手，但玩牌却高他几个档次。王起山十有八九输在康保手上，这一次，看着自己强大的对手已经奄奄一息，为了维护他一贯在村里呼风唤雨的尊严，此时正是回击的大好时机。你看，那家伙双眼恍惚了，眉目恐惧了，双手颤抖了，面色青紫了，对这样一个不太清醒的人，王起山感到机会来了。于是，他让人把康保抬到阳光处。康保先押了第一根山毛榉，他正指挥着人抬木时，木头一不小心就骨碌碌滚下了山去，后来把五保户老叶的屋子压塌了半边，狗胯压断了一只。

康保仅剩下一根芝麻栎了。可是他说：“我屋里还有五根，加上我老婆。”

“那你要什么？”王起山内心骇然而口气却故作平静地问。他没有这么多码子与他押注。

康保艰难一笑，说话了：“我想睡你老丈人的柏木棺材。”

余大滚子的香柏棺材?!

“伙计，你都快见马克思了，还有心开玩笑。”

“全是真的。”康保说。

“赌就赌吧。”王起山说。他的心是虚的，他在想如果他输了，他怎么才能弄出余大滚子的棺材。这一闪而过的念头让他心紧了那么一下，只一下，有人就发牌了。发了第一张，再发第二张，再发第三张。只有三张，叫“诈金花”。牌现在都铺在石头上，大家都望着那六张牌。开始看牌了。王起山拿起一张是个四点，再拿起一张，又是个四点。他的心里开始狂跳，老天爷这回要成全我了，我有两个老婆了!康保的老婆属于我了!

“康保，你替我翻开。”他指着最后一张。

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的康保就替王起山翻开了。

四点!金花，真正的金花!

“你翻呀!”他对康保说，康保的牌还一张未翻。

康保就去翻自己面前的那三张牌。一个老K，又一个老K，还是一个老K!翻三张牌康保一点都没有停顿，就像平时打牌一样，随随便便地给信手翻来，可他的是更大的“金花”。

“四四四，死死死!”王起山一声大呼，吐出一口血来，就听见康保哈哈大笑起来，康保笑得浑身乱颤，在地上打滚，最后一口气没接上来，四肢蹬直了……

金贵回去他的爹早就躺在床上，他姐在给爹喂水喝。爹的头上缠着毛巾。听说爹一头撞在了自己的棺材上。那时候，爹已经被几个人骗到别人家喝了半斤酒。那些人给他灌酒，王起山就指挥人去金贵家抬棺。等金贵爹得知棺材没了，赶到康保家，康保已经稳稳地睡在那棺材里了。

金贵还没有足以对抗他那个恶姐夫的力量。他的姐呢?他的姐更惨。姐夫批判地继承了岳父余大滚子的打法，他创造性地发明了“下膀子”的新式酷刑。就是让其双膀脱臼，双膀喀嚓

喀嚓地脱了臼，无论多烈的女人，也就缴械投降了。你若服了，不闹了，就给你上膀子，喀嚓喀嚓地就上上去了，然后，又是一个能洗衣，能做饭，能剁猪草喂牛的老婆。金贵的姐自第一次脱臼后，脱顺了，臼窝子与双膀上上下下已经是很随便的事了，你若不服，你告到村长那里，告到派出所去，那又怎样！

这一次，金贵决定告到派出所去，如果唐所长过问一下，兴许还能够要得回这口棺材的损失。但是，精神损失似乎是无法要回了，金贵看到他的爹遽然之间老去了，脸上皮吊吊的，蜡黄蜡黄，眼珠子像两颗生霉的核桃。要知道，这香柏棺材是他的命根子，所有的希望。他的晚年靠什么支撑，就是这口香气扑鼻的香柏棺材。

十年前的一天，那时候的余大滚子五十出头，正当壮年，可那时候就已经失掉了阳气，打不起精神了，使你根本想象不出他当年打老婆的威风。有一天他进山采药，遇到雷暴，躲进一个山洞。山洞中黑咕隆咚的，可异香阵阵，直撞他的鼻扇，好像有菩萨经过了一般。余大滚子其实明白这是过路人在此烧过香柏的香味，可是那一天特有的浓香让他突然明白了什么，仿佛有神仙向他暗示，在深黑的岩洞里，告诉他：你必须睡在这样的香味里才是归宿。他忽然就想到了死。他才五十出头，他说，我得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了。人生还有什么想头呢，这就是想头。

于是他吧十几把锄头交给了肩尚嫩弱的金贵，让他去麦田里薅草去。他背着一把斧头，一块好磨刀石，一口袋火烧粑粑，一头钻进了大山。金贵并不知道他的爹是去干什么的，有一阵子，他还以为爹是去找妈呢。对生活他不担心，姐姐还在身边，而地里的活，得中断了学业干。他开始认识那十几把锄头了。一共有十一把，有象牙形的羊角锄，有蛇头形的扁锄，有大薅锄、小薅锄、大挖锄、小挖锄、耙子锄、抓锄，还有别

在腰里的手锄。它们的柄金贵和他的爹都煞费苦心配置：枸骨过冬青安在羊角锄上，老樺子木安在挖锄上，土槲木配大薅锄，腊子木配中锄、苦楝配耙子锄。这些精心挑选的锄柄儿，粗细适中，无癍无疖，无虫眼，经过汗水与唾液加上手心年复一年的打磨后，像上了火漆一样的，发出一种浑圆的、深沉的、藏而不露的光来，加上锄板全是好钢火，一把把锄头在一堆黯淡的、各种质地的农具中散发出卓尔不群的、矜持的气质来。它们依次挂在一根很结实并香馥的还香木上。金贵走近它们逐一使用后，发现劳动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尤其是薅草，它如此单调、漫长，无尽无头的田垄似乎全是茂盛的杂草，而麦苗不值一谈，这世界哪有麦苗的生存空间呀，为什么需要保护的总是十分弱小，而除掉的却又无比强大。有些草，如回头青、野丁香甚至野草莓，你前头一锄锄了，回过头来一看，又蹿出来了，过了两天，锄掉的野草莓又会挂果。草不需肥料，它们强壮无匹，生机勃勃，以石头为肥，就像五九年啃棉籽饼长大的孩子。在这个神农架，人们的农活主要是薅草，只要丢下了种子，你也就开始了紧张的、持久的与杂草搏斗的历程。干薅干变，湿薅湿变，不薅不变；荒了头道不见面，荒了二道去一半；想喝苞谷酒，要薅鸦鹊口。说的全是在荒草中夺粮的经验。农谚也是一种祖先的提醒，死去的祖先以一种轻松的韵白年复一年不厌其烦地告诫你：过日子可别走神啊，去田里好好拾掇吧。

二十多天过去了，金贵的爹余大滚子从深山里回来了，他背回了两筒香柏木，还差了个农民帮他背了另外两根。在屋里打香柏棺材的那几天里，余大滚子的死鱼般的眼珠活了，在深山里熬得黄皮寡瘦的脸又出现了一种光彩，从未有过的光彩，手脚有力了，沙哑的喉咙出现了深沉的共鸣音，随着棺材成形，屋里香柏砍出的香味刺激得他一天打几十个喷嚏，阿嚏！阿嚏！阿嚏！我的个妈也！他揩着鼻子，鼻子因为长时间处于痉挛中

可能发酸，又牵动了泪腺，打一场喷嚏泪水巴掌的，可那是幸福的泪水！

十年里，每到农历的六月初六，他都要金贵跟他一起抬出那口棺材在太阳底下晒，那香柏木一经太阳就冒出一层油来，油也芳香。奇怪的是，在最初的亢奋之后，余大滚子活蹦乱跳的身子却慢慢起了变化，整个身躯像棺材一样臃肿，凝滞，脸上有了棺材的颜色，这种老态正一步一步地接近他每天凝视着的那个庞然大物，直到有一天被那个东西收走。

可是这一天还没有等来，他的女婿就将其输掉了。

乡派出所唐所长是一个长得像个螳螂的年轻人，可是他极有杀气，说一不二。那身让乡下人惧怕的制服助长了他说话的霸道。他把康保的老婆找来说：“这赌债不算数，哪个睡了棺哪个付钱，坐车还要付钱呢，睡棺不付钱？那么我问你，嫂子，康保若是输了你真跟王起山睡？你睡么？”康保的可怜的女人就摇头。

“这就对了，你不会跟王起山睡，因此赌债不算数。”因为是连夜赶来的，唐所长打了个深深的呵欠，露出久久不能闭合的喉咙，还打出了些眼泪。他抹了泪继续说：“遭了这么大的灾，你们不想办法补救，还赌博，还有闲心思赌博。再赌，我不罚王起山——罚你（指王起山）是在虱子身上刮皮；再与你赌的，我第一次罚一百，二次二百，三次三百，决不食言。”康保的女人和康保父亲说：那我们到哪儿找香柏去？唐所长说：“那我就管不着了，我哪知道香柏的出处，去偷呀，上山盗伐呀。听说你们已经盗伐了，等着打击吧。这一次我不抓人，王起山，我不抓你，我放你一马，下次，我再来，手铐、电警棍、皮带，一个都不能少。”

唐所长匆匆处理了这个事，到村长家吃了早饭，就离开了望粮峡谷，翻山走了。

这天本来是村长要大家都到四川那边挖独活苗，补栽独

活。但没有一个人约金贵去。唐所长来的时候，那些参与盗伐的人一个个都躲起来了，他们在暗处看见是金贵把唐所长给带来的，虽然他们明知道金贵是为他爹那口寿木的事，但与派出所的人过分亲密，这等于是站到了全村的对立面。人们有理由相信金贵是个内奸，叛徒。

“他要出卖我们了。”

“这小子不跟我们一条心。”

“到时候我们合伙打死他。”

在去四川的山路上王起山依然前呼后拥，他与刚才在唐所长面前孙子似的样子判若两人。他说：“你们打死我小舅子时，我给你们放哨。”

望粮峡的风气看来很不正了，众人正在诅咒一个小小的年轻人，而这时候的金贵还一概不知，小满来叫他了，他终于与他的同学小满一起溯羊圈河往上游走去，寻一些本地的独活苗。

在往河沿道攀行和涉水时金贵与小满发生了一些冲突，金贵认为应该种一季荞麦，而不是独活。不管怎么说，荞麦也是麦子，虽然有些苦，但磨出的面掺蜂糖很好吃，小满对金贵的想法极其不屑，他说：“你只知道薅麦子，当你没有麦子薅了的时候，你竟然想薅荞麦，荞麦是猪吃的！”

小满一路数落着金贵，说：“我约你来那是瞧得起你，他们都不喊你，走过你的门口时一声不吭，故意喊你的姐夫，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就想，金贵是个好人，他是我的同学，这样我就跟他们分了伴，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哪知道你根本就不想挖独活，你是想种荞麦。你这个人怪呀，难怪你不合群的。”小满还背着一杆枪。因为两人不志同道合，小满挖独活也没了劲儿，加上那天羊圈河上游雨雾笼罩，四野昏暗，还有许多在草上的山蚂蝗，直朝他们裤腿里爬，吸他们的血，腿上血流成溪，奇痒难耐，不用打火机烧，你还真把它弄不掉。